

Angle

「你很娘耶」

當霸凌中出現 性別歧視的語言 ——心理師觀點

傅弘毅
寬欣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

「你很娘耶！」這是那天在晤談室中，一個孩子對我的挑釁。
如果是你在現場，你會選擇怎麼樣的回應？

- A 不能隨便說人家娘，這樣是性別歧視
- B 你這樣說，讓我覺得……（反應我聽到這個詞的感受）
- C 這樣讓我不舒服，請跟我道歉

怎麼回應比較好呢？我們先來想想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。

A

B

C

Angle

霸凌是一個權力流動的現象

群體的地方就會出現人際衝突，甚至衝突在一個群體其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功能，如避免群體僵化、邁向意見整合等效果。

而在某種情況下，人際衝突會變成欺凌行為，目前尤其在教育現場，多使用霸凌（bullying）來說這個現象，根據教育部的定義，霸凌是個人或集體以某種方式使他人處於具敵意或不友善的環境中；我想提供更實質經驗的定義，在《霸凌是什麼》一書中提及霸凌的三要素：權力、受害性的事實存在及持續性、反復性（李欣怡譯，2017）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霸凌真正的關鍵是，霸凌方在某些權力優勢下，讓被霸凌方無法輕易的反擊，因而產生不對等關係，所以霸凌也是獲取權力的過程。

也就是說，霸凌是群體中劃分階級的過程。如同中研院學者吳齊殷（2018）提及尋找在少年發展自我的過程中，找到能接納自己的團體是重要的任務，而為了在團體中鞏固地位，就常是霸凌發揮功用的時候。所以若要討論霸凌，要看見這個群體的現象才能窺見全貌。

為什麼性別歧視會出現在霸凌中

首先，一旦我們接受霸凌的目的是劃分出群體的階級，就要能夠辨識這時候會產生內、外團體認同。這是劃分「不一樣」的過程，透過我們不一樣的辨識，就能更穩固的確保我是屬於這個內團體的一分子，而你屬於外團體。

在少年的發展歷程中，有什麼東西能夠劃分出彼此不一樣呢？最常見的，其實是外觀，還記得小學時最常見的劃分手段，其實是「他很髒、很臭。」在我的實務經驗中，這個大概在小學一年級，甚至更早就會看見。

Angle

性別出現的時間，尤其在中年級之後，生理性別的存在感會越來越強，若用二元性別論之，男性與女性的分眾會越來越明顯，形成了各自的內、外團體。接回前面提到的論述，內團體的彼此會開始找尋彼此的共同特質，藉此更加確認我們的相似度，陽剛特質、陰柔特質就在這樣的認同歷程中，漸漸越來越僵化與穩固。性別歧視的語言就會在這階段開始被發展出來，每一次的出現，都是一次的區分出外團體以及穩固內團體，而性別刻板印象，也會在此時越來越堅固。

有些霸凌，會以性別作為主要的攻擊，但如果我們回到現象的觀察，會發現這些攻擊行為其實都是手段，其實一切都在於群體之間的權力鬥爭。

如何介入，介入現象

身為心理師，我會怎麼做？

當天我聽見了這個孩子對我的挑釁，我當天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讓自己沒有強烈的情緒起伏，沒有針對他這句話做出立即的回應，就在他幾次的挑釁之後，我回應他了：

我：你好像是想罵我，但我並不覺得娘是罵人的話耶？（他直愣愣看著我，還在思考這個不如他預期的發展）

我：罵人沒達成效果，是不是很生氣！（他又嘗試了幾次，我一樣是沒有反應的繼續做自己的事。）

之後以及接下來的晤談，我們就沒有再出現了這句話。（當然他還是有其他的挑釁用語。）

我的這個回應，主要想完成一件事——讓這個「罵」不會成功。一旦我們採取如前述三個選項的剛性說服的策略，雖然是有可能讓對方理解，從此改變自己的性別的看法，但我們都知道，這其實機率非常低。更常常發生的是，說服通常代表了立場劃分，尤其在關係情感連結不夠強、權力不平等等情況下，我們也正在建構內團體與外團體。

Angle

所以我做的方式，主要在柔性的改變現象，像是這個挑釁行為沒有得逞，這也就讓對方經驗了這並非挑釁最好的方式。也重新解構了「娘」的定義，拉出他的詮釋可能性。雖然我還沒做到他可以對性別有更多重的認識，但我們逐漸調整了「原本罵人『娘』是可以畫分內外團體」的現象。

那我們都不說理嗎？理論不是告訴我們不了解才是歧視的根源，但要記得，這個不了解，不是指對多元性別的不了解，而是對「這個群體」的不了解，曾經有一個網路上流傳的社會實驗影片，讓一個女權主義者以及仇女主義者對話，他們一開始不了解彼此，待他們相談甚歡後，才告知彼此身分，他們在事後回饋時，表示這個人跟他想像的不一樣，影片有個正向結局，他們相約去喝一杯。內外團體很容易成為我們建構對另一個人認識的基礎模板，女權的人一定認為什麼都男人的錯、仇女的人一定超沙文主義……，帶著這個框架，雙方連建立關係的機會都沒有，怎麼互相了解呢？

現象的最小單位是關係，在關係中的認識，是真正的去理解外團體這些人跟我想的不太一樣，這個「想的不一樣」才能去對抗我們為了組成內團體所劃設的「我們不一樣」。

我自己在這件事的實踐上面，有幾個實踐行為供大家參考。

我目前是個長髮及肩的男子，還記得剛開始留長髮時，很多來治療所的個案都會嚇一跳，「我以為他是女生。」一名女孩在我開門後，跟媽媽說悄悄話。「男生留長頭髮好奇怪！」是一名男孩指著我的頭大叫。面對這些狀況，我大多都是笑著回應：「對啊，也有男生留長髮喔。」

我使用粉紅色的各種生活用品。與其告知男生可以使用粉紅色，應該真正的讓他們認識，有使用粉紅色的男生，也有討厭粉紅色的男生，這世界上的喜好是多樣的。

我對 BL 作品（講述男性之間情感關係的動漫通稱）的理解以及分享，更讓他們感受衝擊。

我在建構的，是他們生活中對於「也有這樣的男性」的概念，透過一個他們生活場域出現的異數，突破內團體穩固的邏輯，從中建構出可能性，是我認為長期介入現象的做法。

所以像之前粉紅色口罩事件，與其表示「男生戴粉紅色也很好看」，更好的做法是看見「也有很多男生戴粉紅色口罩」。遺憾的是，有許多部會首長都帶頭示範，只是在這個爭議爆出之後才做的，有點太晚了，對於討厭粉紅色的男孩，他的傷害已先造成了，要讓他慢慢去看見與自己認同所不同的樣子，得要先等他的傷痛撫平了。

這個工作方式有個很重要的前提，首先，這名對象是我的個案，我們已經建立了很穩固的互動關係，所以我能掌握我們彼此間的互動形式，他對於我是他生命經驗中的一個異數已經有準備，也因此我能確保現在的狀態已能承受這樣的認知調整歷程；再來，介入現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這樣的做法不適用於某些已經很惡劣的情況，最好的做法是由握有權力的人中止現象持續發生，並且分別介入會更好，在這個時候性別要素也不是最關鍵的，而是個人存在的安全性。

參考文獻

- 吳齊殷（2018）。面對霸凌，我們都需要被討厭的勇氣。**研之有物**。取自 <https://research.sinica.edu.tw/teen-friend-network-bully/>
- 李欣怡（譯）（2017）。**霸凌是什麼：從教室到社會，直視你我的暗黑之心**（原作者：森田洋司）。臺北市：經濟新潮社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10）
- 劉弘仁（2017年2月）。**兒童性別發展**。國家地理雜誌。取自 <https://www.natgeomedia.com/environment/article/content-5986.html>